



心香一瓣

盛夏流年

□孙雁

一年又一年,匆匆又盛夏。记忆中的夏天总是炎热而漫长,但正是那些日子,编织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。每当夏日来临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慈祥的爷爷奶奶,以及他们给予我的无尽爱意与生存智慧。

夏日的黄昏,是蚊子的天下,那些贪婪的家伙,屋里屋外嗡嗡叫个不停。爷爷是个驱蚊能手。那时,他家西南角有个不足十平方米的猪圈,猪圈的正南方是个粪堆。每当圈里的粪便堆积过多,爷爷便会穿上那双磨得发亮的水靴,拎着铁锹,走进猪圈。他轻轻地将碎草、烟灰和沟旁割下的蒲草铺在粪堆上,然后小心翼翼地点燃,那火堆只冒烟,不会真正烧着,却足以将那些又大又猛的蚊子吓得落荒而逃。那一刻,我总会打心底里佩服爷爷的聪明与智慧。

奶奶则在一旁忙碌着。她早已在午饭前就让我抽了满满一大桶井水,放在太阳下晒得温热。傍晚时分,水温刚刚好,洗澡特别舒服。抽水时,我怕我热,总让我顶着湿毛巾,那份清凉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。洗完澡后,我们坐在门前的老柳树下乘凉,奶奶手中的蒲扇轻轻摇动,送来的风带着她身上香皂的味道。“奶奶,我们玩猜谜吧。”我依偎着奶奶。“好呀,丫头,奶奶给你出题,你听好。”“有头没尾,有角没嘴,摇动角头,全身是嘴,猜猜是啥?”我左思右想,目光扫过院子,落在角落的水桶上,有了,“是井里打水的轱辘。”“小机灵鬼。”奶奶开怀地笑了,用蒲扇轻轻点了点我的鼻尖。看着她手中针线穿梭于旧布,一个念头悄然萌生:快些长大,长大了,就能给奶奶买新衣裳。

夜晚降临,我们洗漱完毕,准备入睡。奶奶的床是我美梦的摇篮,她亲手编织的柴席既凉爽又舒适。她先将柴上的叶子去除干净,晾晒后捶扁、分开,再纵横交错编织成席。边角处,她耐心地将柴头别进去,用旧布条把四边缝了一周,生怕有毛刺刺到我。躺在这样的柴席上,我总能进入甜甜的梦想。

“丫头,热吗?热就把电风扇打开。”奶奶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。我懂事地摇头,“不热。”我深知那转动的叶片背后是电表无声地跳动,每一度电都浸着他们的汗水。奶奶爬起来“咔哒”一声,电风扇转动了。我记得那台古老的风扇,比我年龄还大,身穿大红色“外衣”,“身高”比当时的我高一倍。它和我们一样,由三部分组成:头是一个风扇,身子有几个按钮,一档、二档、三档;下面有两个拇指大的方形按钮,左边是灯按钮,右边是微风按钮;最下面是底盘,连接身子和底盘的是一根类似柱子的铁杆。

奶奶的床紧贴着西墙,我睡在她脚边,电风扇放在床头柜上正对着我。奶奶睡在另一头,风几乎吹不到她。“奶奶,把风扇开摇头吧,风就能吹到你了。”我小声说。“丫头,你吹着就好,奶奶不怕热。”朦胧中,似乎感觉奶奶又轻轻起身,拿起蒲扇扇起来,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守夜人。

如今,那些夏日早已远去,爷爷奶奶也已离去。但那些关于盛夏的记忆,却如同陈年老酒,越品越香。我从爷爷奶奶身上学到了坚韧与智慧,懂得了感恩与回报。以至于在每一个盛夏来临之际,我都会默默地怀念那段与爷爷奶奶共度的美好时光。

灯下漫笔

再读《劝学》

□赵济宇

每年高考过后,会有不少学子把课本集中处理掉,就像如释重负卸了包袱一般。而我却像个“守书奴”,一些重要的课本我大多收藏着。最近再次翻开那本尘封已久的高中语文课本,那篇熟悉的课文《劝学》映入眼帘。开头的那句“君子曰,学不可以已”,至今还影响着已经参加工作两三年的我。这位战国时期儒家宗师荀子提出的观点,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、碎片化阅读盛行的今天,依然对新时代的我们具有很深的教育意义。

人生在不断告别。曾经的我们,一直以为从学校毕业后就可以把知识扔到一边,不再学习和奋斗。但在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后,我们可能才会意识到“毕业不是终点,而是迈向社会的起点”。因为我们如果不坚持学习,很有可能被当今这个充满人工智能的时代淘汰。

“读读读,书中自有黄金屋;读读读,书中自有颜如玉;读读读,书中自有千钟粟。”尽管我们不提倡像古人那样一味向往功名,为学带有功利心,但那句“学不可以已”,不只是对我们这些后人的劝勉,更像是在告诉我们学习是一种生存的必需。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、新技能,我们才能适应变化万千的社会;只有不断探索和学习新技术,紧跟时代潮流,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,我们才能在这个当今充满“内卷”的时代立于不败之地,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。

学习最根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为了生存,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29岁的陈望道误将墨汁当红糖蘸着粽子,却大赞“够甜”,这位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的首译者,闭关三周,在木板上完成点燃中国革命的火种的翻译工作。若非有“墨汁作糖,却尝到了真理的味道”这般的为学精神,何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好地传播?

学习不只是领略文字的巧妙之处,感受文化带给我们的魅力,更可以让我们拓宽视野,提高思维能力,在品味客观真理中更好地认识世界。每一次学习,都在潜心修行,积攒精神力量;每一次学习,都是为了能遇见更美好的自己;每一次学习,都是为了离我们的梦想更近一步。

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”我国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可谓是在刻苦学习领域最具代表的人物之一。他为了摘取数学“皇冠上的明珠”——解决“哥德巴赫猜想”,每天凌晨3点起床学习外语,并且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,沉浸在数学符号的海洋中。有一次,图书馆管理员在午休时大声询问是否有读者还在馆内,但完全沉浸在书海中的陈景润什么也没听到,导致他被误锁在了图书馆里。面对紧锁的大门,他只是微微一笑,毫不在意,也不感到饥饿和疲倦,重新回到了书堆中继续他的研究。正是由于他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,日后才成为我国伟大的数学家。

通读整篇文章,让我感触颇深的还有“故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;不积小流,无以成江海”。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是在教会我们积累的重要性,实质上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。它告诉我们,如果想取得成就,必须从点滴小事做起,注重积累、坚持不懈。回想我刚参加工作时,单位的一位老同志也是这样勉励我的。他说,年轻人不要急于干出一番大事业来,首先得放下身段虚心学习,要从极其细小的事情开始,一步一个脚印,稳中求进,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在大事面前稳住阵脚、游刃有余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在这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时代,学习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旅程,需要我们不断前行。只有当我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、科学有效的方式去学习,不断地用所学的知识提升自己,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,并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往事依依

琴缘扬州

□徐广飞

1984年8月26日,大巴车像一叶漂泊的扁舟载着怀揣大学通知书的我,在蜿蜒的砂石路上颠簸前行。车载收音机里突然溢出冷冷淙淙的琴音,那声音仿佛从云端跌落的水晶碎珠,又似松间石上流的清泉,仿佛是久别的老友,一下子扫除了我的倦意,可是驾驶员调了台,我瞥见波段是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”。

到大学宿舍的第一个夜晚,我就着台灯的光晕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信,没想到不久就收到了回信。我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了印有台标的信封,原来那曲名叫《流水》,是管平湖先生用古琴演奏的,此曲已随着“旅行者”号探测器飞向茫茫星河。信中还详细介绍了古琴的历史和文化,信末“扬州可能有人会弹”的字迹,让我瞬间望见了能学习古琴的一线曙光。

寒假第一天,我裹着褪色的蓝布棉袄坐上了四处漏风西行的大巴车。扬州城在寒风中舒展着水墨画般的轮廓,青石板路泛着湿润的光泽,瘦西湖畔垂柳的枝头还有几片不愿退场的黄叶摇曳出无限诗意。在扬州市文化局同志的带领下,我来到了扬州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戈弘老师家,粉墙黛瓦间无不展示出厚重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,《流水》熟悉的旋律正从雕花窗棂间流淌出来。夕阳洒在身着中山装且充满男人魅力的戈老师身上,我大步向前深深鞠了一躬:“戈老师好,我是……”戈老师推了推金丝眼镜,谦虚地说:“你误会了,我教不了你,明日我安排人带你去见刘如珍老师,她父亲刘少椿是南艺古琴教授,也是广陵琴派第十代传人。你今晚就先住我家吧。”

次日清晨,陈澄带着我穿过东关街,石板路被晨露浸润得发亮,青砖黛瓦间充满着烟火气息。牛奶坊的一座老房子匾额上是少椿题写的“广陵琴斋”,墙上挂着唐、宋、明、清的老琴,刘如珍老师身穿绣着古琴元素暗纹的藏青色旗袍,正坐在琴前调弦,她抬手轻拂,泛音便如朵朵蜡梅争奇斗艳,在狭小的客厅里漾开,“这是《梅花三弄》。”她边说边演示着,“你听到的流水是这样的。”她走手音就像流水绕过山石,既有琮琤之响,又含幽咽之韵,滚佛如运河春潮,吟猿似个园竹韵。

我是个穷学生哪里住得起一晚8角钱的旅馆,戈老师看出了我的窘相,他找到了琴箏大师张弓老师,请他帮忙。张老师是研究复制古琴的专家,他领着我来到了古琴研发基地——扬州民族乐器厂,卢玉平厂长一口答应免费提供我吃住。业余时间我主动和斫琴师傅融合成一体,在刨刀与木纹对话的沙声里,在梅雨气息浸润着髹漆的琴体,溢出的大漆脂香里,我成了一名斫琴匠。

四年寒暑,刘老师带着我从“勾托抹托”到“吟猱绰注”;从“竹林七贤”到“广陵琴派”;从“仙翁操”到“龙翔操”;从“刘氏琴斋”到“何园、个园、徐园”,不仅让我从古琴小白到熟练抚琴的蜕变,更让我了解了古琴文化,了解广陵琴派的历史与其他琴派的区别,他还领我参加在不同名斋园林举办的雅集,让我进一步提升了抚琴境界,了解扬州的历史,结识扬州文化名流。卢玉平大师让我收获了斫琴技艺。

离扬那日,忽觉整座扬州城就是一张仲尼琴,文昌阁飞檐挑起一缕初阳,恍若焦尾琴的冠角,巷陌为琴弦,亭台作徽,二十四桥明月夜,原是千年未绝的泛音。刘老师赠送我刘少椿教授在南艺任教时编印的全国首部《古琴教材》。卢玉平大师赠送我一床由他亲斫,龚一先生调制的仲尼式古琴。

我不仅感受到了扬州人的热情无私,也感受到扬州人骨髓里的文化气息,使我爱上了扬州人,也爱上扬州这座城。目前我已是古琴艺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,我也会像老一辈琴家那样将“广陵正音”永远传承下去。